

短
纸
情
长

湖畔秋深忆广哥

■ 吴文生

今年的8月29日下午，忽然接到广哥手机打来的电话，我心中不免有几分喜悦，因为已有好一段时间没听到广哥的好声了，满以为此刻能像往常那样聆听广哥那风趣而幽默的话语。可是一听却是嫂子着急而伴随哭泣的声音：“三舅，我陪你广哥在省中医院治病，他已昏迷几天，医生说 he 病危了，你有空赶快来看看他。”听到这揪心的坏消息，我一下都懵了，但很快又镇定地告诉嫂子：“我马上赶去海口，你不要着急，广哥会好起来的！”我和外甥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后，嫂子对广哥说：“三舅来看你了，你赶快醒醒。”话还没说完，广哥微微睁开了双眼，张开了嘴巴对我边笑边点点头，这下可把围在他身边的亲人给乐坏了，大家都说他这一笑定能挺过去。8月30日傍晚，广哥的大女儿打来电话，急促地告诉我，医生说爸爸的时间不多了，要将爸爸送回夏贝湖。8月31日零时三十五分，广哥刚好过完八十二个中元节，就与我们撒手而别了。他在医院绽放的那短暂的笑容，竟是他留给大家最后一次永久的记忆。

我和广哥从相遇相知到亲如手足、无话不说的莫逆之交，正好是五十年。相遇的那年正好也是秋季，一身退伍军人打扮的我，从县城坐班车回光村，途中，一位操着广东口音的女知青问司机：“南江村到了吗？”也许是我在部队刚看过朝鲜电影《苹果熟了的时候》对电影的情节记得比较牢的缘故，没等司机回答，我却抢先回答那位女知青：“南江村在朝鲜！”这话一出，全车人哄堂大笑，那位女知青也意识到自己把光村说成了“南江村”，傻傻不禁地笑了。俗话说，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想不到我这俏皮话，被坐在身后的广哥记在心里，并成为日后我们结为友好的“见面礼”。

两年后的一天，我正在县总工会礼堂画画，广哥到工会看望他的叔父羊主席，路过走廊时看到我在作画便停下来观看。等他转过身后，他忽然蹦出一句话来：“你不就是上次在车上叫女知青去朝鲜找‘南江村’的那小子吗？”听到这突如其来的问话，我脸一下红到了耳根。我仔细地打量了站在眼前这位气质轩昂、举止儒雅的学者，“你怎么知道这件事？”我不好意思地问他。“你跟人家开玩笑时，我在你座位后面听着呢！你的头脑反应真快，你是退伍兵吧？”我点头称是，开始与他聊了起来。原来广哥是儋州三都镇（今三都办事处）夏贝村人，出生在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父母生他们兄弟五人，大哥很小就夭折了，他就成了老大，年轻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新州中学。从初中到高中期间，他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对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楹联有浓厚的兴趣，并在全校诗词比赛中崭露头角。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与大学之门擦肩而过，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对美好人生的追求。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他的才华被县委领导发现，之后，他随社教团到崖县（今三亚市）当了“四清”工作人员。“四清”期间，他要求到最艰苦的梅山（今崖城镇）工作，经常写出有分量的调查报告、情况简报，为领导的决策提供了翔实材料和准确的数据。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仿宋体字，在一条约70米长的围墙上写巨幅宣传标语，无须打方格，便能写出规格一样的字体，是全县公认的多才多艺的队员。“四清”结束后，县里放电影人才奇缺，他是头一个被分配到电影公司的幸运者。

80年代中期，广哥在县文化局做群众文化艺术工作，那时，电子计算机还算是新鲜事物，具有超前意识的他，紧跟时代的步伐，专心投入学习电子计算机，他凭借聪明的才智很快就掌握“五笔”打字法，并熟练地掌握版面的设计和编排。从那时起，他做到打字不看键盘，甚至可以边打字边聊天，看过他打字仿佛是看一位艺术表演家在敲打木琴般轻松自如，令人佩服不已。也是从那时起他完全实现了无纸办公，这在那个年代的同龄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在文化局工作期间，他不仅与县歌舞团的创作人员共同创作歌曲，收集濒临失传的儋州经典山歌《坐监歌》《二十四孝歌》等，还与入合编《中国歌谣集成·海南卷》《海南歌谣情歌集》；主编《当代中华诗词集成·海南卷》。为此，他获得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颁予文艺集成志书“编纂成果二等奖”。

90年代初，他调到《海南声屏报》当编辑部副主任，他在陈华卓总编辑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把《海南声屏报》办得有声有色，深受读者的喜爱。广哥治学十分严谨，经他过目的文章、诗词基本找不出一个错别字和错误的标点符号。他利用《海南声屏报》开设的文学栏目，不仅为海南的诗词爱好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而且还通过这个平台，积极培养了众多的青年人学会了作诗、填词和撰联。他还与《海南日报》的林冠群、周济夫以诗会友，多次深入全省名胜古迹进行学术考察，并写出有分量的诗词和楹联。1992年3月广哥所作的《调寄沁园春·琼崖春色》：“岁序初开，春去还回。苦棘萌芽。新枝头点翠，黄莺跃闹；纵横阡陌，牯耕农舍。梁上尘飞，烟生镜面，水荡青秧影逗蛙。调焦距，见农夫队列，正晓山斜。琼州胜昔繁华，安楼宇参差十万家。又彩旗飘拂，人忙似蚁；夯歌阵阵，唱彻天涯。展翅雄鹰，如潮宾客，柳韵蕉风竖指夸。城临夜，更灯争璀璨，车逐流霞。”被业界称为海南难得的好词。这期间，他创作的《浪淘沙·老船》：“一只过去船，弓背朝天。无情炎日正高悬。依命汪洋离咫尺，步却难迁。风浪忆当年，独着先鞭。身轻秉性爱冲前。功业不居由岁老，管甚人言。”此词荣获中华诗词学会“华夏诗词奖”二等奖。

《词牌格律》是广哥一生的心血结晶。从他开始着手编著那天起，我是看着它“长大”的。2008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后，得到文化界学者的交口称赞。我为广哥的辉煌成就而高兴，更为广哥为人做事的执着和认真所感动。世上之事，最怕就是“认真”。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与否，极大程度取决于他是否认真地做人 and 做事。这几十年来在与广哥的交往中，从他对生活、对待工作、对待学习的态度中可以看出，他从从不虚与委蛇和轻掷光阴。他三十多年锲而不舍，一步一个脚印地编纂出一百八十万字大部头，没有过硬的专业知识，没有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没有板凳宁坐十年冷的毅力，是绝对干不成这番事业的。近年来，广哥成了中华诗词学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海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顾问等。而就他的创作资历、诗词造诣和民间文艺学识而言，这部《词牌格律》的出版问世，应该是水到渠成。无论人们给他戴多少桂冠，他都当之无愧！

广哥逝世后，海南省诗词学会、儋州市中华诗联学会等团体，以及他的生前好友林冠群、周济夫、陈华卓、张地敏、韩国强、林星煌、董永平、林友祥、张林、周壮才、陈有泉、吴晓敏等众人，为他撰写挽联和挽诗。此时此刻，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撰写拙联一副，谨对广哥致以深切的怀念：“相遇相知，五十年手足之亲，每当约弟论文，有北海豪情，东坡才调；秋风秋雨，须臾间阴阳之隔，此去忆兄笑貌，抚词牌格律，夏贝湖光。”

如画的秋天，满山的枫叶染红了山谷，浸染了山涧，晕染了天空。草红了，水红了，天也红了，醉了相思的秋。

漫山遍野的红，层林尽染。枫叶把小城装扮得很美，似天边云霞。一片落叶，从树上缓缓飘下，凄清、优雅，写下它生命的最后瞬间。一缕秋风，一帘秋雨，将金色的叶脉洒入尘土。那满目飘零的清愁，在相思的风雨中，眷恋一段微凉的光阴，携带着一份温润的情意。刹那回眸，轻轻飘离，将秋的模样撰写成最美的诗句。

火红的枫叶，似晚霞燃遍了天空，秋色浓郁，花落无痕。落叶归根，尘埃落地，铺散在秋色里，带着秋光的味道，满天飞舞。

密林深处，枫叶似血染山谷，那如墨彩涌动的画卷，万般妖娆，栩栩如生，叶如霞丝，烟如飘云。款款秋情落幕于山野、田间、树林、路旁。那一道又一道秋丝，在风中舞蹈，染红深秋，瓣落无痕。枫林掀起层层波浪簌簌而动，不知名的鸟儿在林间欢快地追逐跳跃，好像正在上演一场盛大的音乐会。

在林间久久地徘徊，静静细品飘落的枫叶，一幅幅美丽的风景画印刻在我心间。

当枫叶嫣红的身影飘过窗台的时候，心情依然在云淡风轻地吟唱，思绪的翅膀翩然起舞，掠过蓝蓝的夜空，漫天的星星浮云飘盈在周遭的花瓣，笑容弥漫身边。

片片红叶见证着一份豁达的心境，沉淀着丝丝缕缕的情愫。枫叶以它特有的风采，飒爽的风姿留给我美的感受，火红的叶是对往事的回忆、人生的沉淀、情感的永恒及岁月的轮回。

红
尘
随
笔

秋思

■ 田茂清

“寒夜孤单谁相伴，雨意绵绵情难断。枫醉未到清醒时，情落人间恨无缘。”我酌酒一杯，慢慢地品鉴这秋的颜色。那红红的枫叶，如霞，醉了红尘，留下一季感动。此时，往事如绸，波动的心情，想用砚墨描绘叶的沉浮。我心如火，燃烧着欲望，也唤醒了—帘秋梦。我不敢读秋，害怕那最后的一片红叶飘然而落，不敢写秋，害怕那秋色瞬间被抹去。

枫叶带着美丽的记忆纷纷飞舞落下，血一般地尽情展示凋零之美在生命最后时刻的燃烧，染红了生命，绚烂了天空。枫叶向往着美好并充满希望的明天，落下那一刻，犹如一把把火炬，燃烧着自己的影子。

秋后的树叶已开始枯黄掉落，天气越来越越冷，萧萧远村街着的半轮夕阳，发出呐喊，此时总有一些莫名的感伤。无论清晨还是黄昏，树多的地方，枝头叶落，无需等待，你就能看到“万叶秋声里”和“无边



《午后的洋浦》

（水彩画）

王家儒作

（接上期）

四

“抚南军”一路北进，行军途中既无战事，也无节外生枝，汉军仪仗队锣鼓打鼓地进入了琼山镇。附近的俚族峒主早有耳闻，先前已知道女首领詹梦娘过海引领汉军上岛，也听说在琼西儋耳部落已建成了海外第一郡“儋耳郡”。这次伏波将军路博德率军北还，据说是再建“珠崖郡”，詹梦娘早已经派人前来通报告知，所以峒主们也都是拍手称快，百姓们奔走相告。这一下蛮荒的海南岛终于有了归属，岛上的俚民百姓也有了主。这是海南岛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好事幸事啊！

在当地峒主和百姓的支持下，又有先前建立“儋耳郡”的经验，“珠崖郡”很快就开始起建。空闲时间多了，也就有了拉拉闲话，说说闲事的时光。路将军与詹首领就商议着，想请军师李佐佑，给初生的婴儿开个名字。这对于博学多才的小李军师来说，就是轻而易举顺手拈来的小事一桩。

小李说：“我家哥哥路将军，自小就是从孔孟之道上面开的名，好像孔圣人说过：‘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也。’所以我哥哥的路家慈母严父，则称我哥哥为‘博德’。那这个娃娃娃叫什么名字好呢？依我看，还是从孔孟的仁义道德上开名，比较妥善。”

“是也，好也。”路博德满口称是，拍手称快。

李军师并不用苦思冥想，也不用看书查书，还是随口就说道：“我看，就叫‘九思’吧。其‘九思’，也就是对‘博德’的具体诠释注解。小儿与其父，应该是一脉相承的吧。”“哦？请李将军说说看。”梦娘觉得很有意思，还想进一步听听佐佑军师如何讲解一番。

李佐佑端正帽冠，整理好衣襟，施礼，恭敬地向将军夫如娓娓道来：“孔子在他的《论语·季氏》里说过一段话。说是真君子，应该有九思，也就是说正人君子有九种情况要认真考虑。一是察看的时候，要考虑到是否看得透彻明了；二是聆听的时候，要考虑到是否听得明白清楚；三是自己的脸色，始终保持温和淡定；自己的态度，要保持庄重稳重；说话，要认真并且严肃；遇到有困难；做事，要视其轻重且宜适度；遇到有疑难问题，就要善于学习并向能人多多请教；一旦怒火中烧，首先想一会有没有什么不利后果；眼见什么东西可以唾手而得，则先要考虑自己是否应该拿取……”

连
载
(109)

白马井·伏波鞭

■ 李盛华

“好！好！好！”路将军击掌，连声叫了三个“好”，“这‘九思’与我‘博德’，真乃父子同题，老少同命，血脉相同，衣钵继承啊！”詹梦娘听罢，也高兴地“咯咯咯”笑了起来，点着颧骨中初生儿子粉嫩的小脸蛋说：“阿宝小崽，你听见了吗？你李叔叔的学问可真大哟，给你起了一个很完美又很大气的名字……笑了笑，你们快过来瞧，崽子也满意地笑了……以后我们海岛上，就多了一个男子汉大丈夫，叫‘詹九思’了呵……”

“不，”李佐佑赶忙纠正正道，“应该叫‘路九思’。”

詹梦娘仍然坚持道：“按岛上我们俚家规矩，是依女方家定姓氏，小阿弟应该姓‘詹’。”

“全天下的人都随父姓，应该姓‘路’……不然回到大陆，会被别人笑话了去。”小李脸红红地当仁不让与嫂子争辩争执着，“都会笑话俺路哥哥成了个倒插门的上门女婿啦，着实极为不妥啊！”

路博德将军扬起“伏波鞭”甩了一响，痛痛快快地道：“不争了，不争了。我家娃娃儿是在岛上生的，就应该入乡随俗。再说梦娘是千余峒的俚族首领，当然应该随女方家的姓氏。”他招手示意正式建成的儋耳郡以及全岛各峒发布正式公告，就说大汉伏波将军路博德与海南俚族女首领詹梦娘添龙生子，已经“完娶”，此小儿子尊姓大名为詹九思，既定为将来岛上的俚族首领继承人

落木萧萧下”的真实场景。

霜降后，枫叶落在草丛里，枯黄的叶面上全是晶莹的细霜，周围的绿草也都覆盖着一层洁白。微露晨曦满地霜，枯草黄叶霜花白，清新秋色千里景，枫红菊黄不胜收，莫叫好景逝匆匆，恰是香山红叶时，秋雨延绵云雾伴，秋殇别恋初冬寒。

晚秋，风景依然如画盎然，山色水美，尽收眼底，无须粉黛，天然而成。站在了秋冬交替的十字路口，这秋，这韵味，这秋雨别恋的雨滴，使红红挂珠，摇曳飘逸，宛若水墨自然画卷。

四季交替轮回，离别絮语惆怅。悄然间，秋雨带来丝丝寒意，漫过山野，穿过行人渐渐包裹的冬衣和脸颊。深秋初冬别离寒，却盼故人早日还，遥寄嘱托温暖季，牵挂不忘倒也难。秋末的伤怀，不是那种痛彻心扉的绝望，也不是那种深入脊骨的阴郁，而是淡淡的哀伤，由浅浅的衰败变为彻底的悲凉，让人变得异常感性惆怅。

我轻轻地拾起一片叶子，瞅着流光溢彩，悠悠情愫被抽出，依稀的风景中总觉有一个身影或明或暗、或远或近地浮现。情致绵绵，心韵悠悠，我想把心情化为潺潺文字去记录枫叶经久不衰的动人故事，将火热的爱恋，渲染成浓浓的墨缘，让枫叶带上我的梦想，带上我的希望，带上我的情怀，妩媚在红尘中，婆娑在原野里，缥缈在山川间。

回望天际，轻声叹息，不管是草，是叶，是霜，是人，总之就是那留存于天地之间，在人们心里不可捉摸的一抹愁思。当秋叶渐稀，露霜渐浓，冬天便离我们不再遥远了，等经历了那个洁白的梦境，又将是春暖花开。

三登儋耳山有序

■ 林琅

吾平生登儋耳山三次，首登在读高小时，次登于执教长坡中学之际，与文友林冠群等同游。三登是壬寅孟冬与儋州吟诵协会吟友同游。予八十有余，并非不老老，乃协会会长朱荣殷殷邀请，高情难却。故今日登山，不可无诗。

老来我亦学时髦，三上松林意气豪。

瞭望田园铺锦绣，俯观沧海起风骚。道人已逝英魂在，居士凌空志趣高。漫说登山容易事，下山更要莫辞劳。

山居人家

■ 卢贤德

依山造屋夸天工，人在层峦杂树中。四面开窗都是景，钱闲不必买屏风。

深秋晨行

■ 李冠群

凝露缀衰草，湿云翻故林。溪声稳犹乱，野色浅还深。花生生寒影，雁过携好音。西风洗霜霰，撩动望乡心。

乡村月夜

■ 黎家盛

皎洁的月光
穿过墙缝
透过树隙
洒在乡间的小路上
留下了斑驳的印记

曾经的社宅
成了颓圯的残垣
在乱石碎瓦的角落中
蟋蟀们引吭高歌
以合奏的方式
来重述曾经热闹的过往

儿时的小广场
已被杂草覆盖
看不出曾经秋夜的狂欢
萤火虫在上面飞舞
成为划破寂寥的音符

杨桃树边
已听不到水烟筒的咕噜声
那些吞云吐雾的场景
和那些善讲故事的耆老
都已随着岁月远去
成为脑海深处定格画面

当深夜的小巷
走着夜行的归人
轻微的脚步声
引起皇皇的犬吠
成为秋夜乡村的催眠曲

只有那轮一言不发的明月
在云雾缭绕中
愈发朦胧地
温情脉脉地
守望这个淳朴的村庄

站在秋的深处

■ 山海居士

北雁南飞
人字形阵列
像精美的图腾
裁剪片片白云
成为
我不倦的仰望
站在秋的深处
作为秋天的意象
我情愿
被如诗的季节收藏

一望无际的芦苇
像山间的云海茫茫
那是难舍的情
无尽的愁
一杯高粱酒
燃起庄稼汉子的雄风
血脉张张
不再相信命运
民以食为天
老辈人说了几千年

依山傍水
筑庐而居
平湖如镜，池水微澜
伏案执笔，尺牍俱全
将心境的文字跃然纸上
荣辱皆忘
随遇而安
驿动的心伴白鹭翩翩
不羡陶公不羡仙